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电视剧本 二卷



影视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影视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本方阵定价:217.8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玠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 谈

影视方阵

主 编 魏文彬 康健民
副主编 刘健安 史久惠

那山·那人·那狗
——从小说到电影卷
电影文论卷
电影剧本一卷
电影剧本二卷
电影剧本三卷
电影剧本四卷
湖南电视现象卷
电视论文卷
电视文艺作品卷
电视剧本一卷
电视剧本二卷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易云钦、肖林图、
肖志鸿、肖坚强、
张光辉

封面设计：罗 丹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爱河流淌着一支歌 /001

青春节拍 /181

《城里人·乡里人·外国人》导演阐述 /285

总跋(谭谈)/289

石煌远

黄新心

阿 因

爱河流淌着一支歌

(八集电视连续剧)

石煌远

山里有一支歌，
就像那清水河，
诉说着鼓楼，
诉说着凉亭，
也诉说着你和我。
说是药汤无苦味，
说是香茶不解渴，
说是米酒难饮下，
说是苦泪肚里落
哦，
多少悲欢，
多少离合。
一半水流去，
一半由人说。

山里有一支歌，

就像那风吹过，
记得那草鞋，
记得那石磨，
只是忘了你和我，
说它遥远看得见，
说在跟前摸不着，
说是演戏自己看，
说是故事难诉说。
哦，
多少满足，
多少饥渴，
一半风吹去
一半留心窝。

出剧名

第 一 集

鼓楼内

村组长擂动大鼓。

鼓声摇撼着芭蕉寨。

神宝从屋里跑出：“新老师来了，新老师来了……”

牛崽从屋里跑出：“神宝，等等我……”

屋头、巷角闪出一群孩子向寨门跑去：“吆，吆……新老师来了。”

路生家

路生丢下手中的稻草，拉着正在织草鞋的阿婆：“新老师

就要来了，阿婆，走吧。”

阿婆：“好，就完了，你先去吧”。

路生飞跑出门。

倍柳家屋头

倍柳呼喊正在推磨的母亲：“阿妈，等会再推吧，别人都去了。”

倍柳娘：“哎，我收拾一下就来。”

石林家里

小青背着小阿妹从门外跑来，一手拖起正在织机上织侗布的山姑：“山姑姐、山姑姐，快去呀，唱拦门歌就靠你了，还坐在这里织布呀？”

山姑正欲起身，后妈从门里探出头来：“唱什么拦门歌，在家好好织布，别想偷懒！”

山姑为难地看了后妈一眼，回头对小青说：“你去吧，我……”

石林跑来：“阿姐，走，别怕她！”石林对里屋做了一个鬼脸，和小青一起将山姑拖走了。

后妈从里屋走出：“哎哎哎……你们都去看热闹，要老娘守屋呀？没门！”她重重地将门带上。

寨门口

越来越多的大人小孩把目光投向远处的弯弯小路。

神宝：“怎么还没来呀？”

牛崽：“就是，真难等。”

小青：“这是第几次接老师呀？”

石林：“第五次了。”

倍柳：“你们说，这次来的老师还会走吗？”

路生：“我们那个教室那么烂，她肯定会走的。”

石林：“不一定，只要我们对老师好。”

后妈挤上来：“你对阿妈都不好，还会对老师好？”

石林：“我没和你说话。”

后妈：“你……”

村组长挤上来：“新老师就要来了，谁都不许丢侬家人的面子。”

石林：“要面子就给我们修个新学校，不然，老师又会走的。”

学生们：“就是嘛，什么时候给我们修新学校呀？”

村组长：“吵什么，什么新学校、旧学校，有钱我不知道修呀，真是口吃灯草，说得轻巧，等会新老师来了，不许说这些。”

神宝学舌：“不许说这些……”

大家一阵哄笑。

倍柳：“看，来了！”

众人把目光一齐向寨门外移去。

“来了！”

山路上

一条青石小小码头静静地弯曲在丛林之中。

鸟鸣如露滴。

画外传来铃铛般的笑声。

身着铁路工作服的张贵身背背包，手提皮箱、三脚两脚就蹬了几级台阶：“刘洁，走不动了吧？”

刘洁撩开芭蕉叶，如钻出云层的仙女：“这里山青水秀，一

点也没有累意。”

张贵退回几步：“来，把包给我。”

刘洁：“看你，身上都挂满了。”

张贵：“谁叫我是你的丈夫呢？”

寨门口

一挂鞭炮烧热了寨子，烧热了人心。

手捧拦门酒的侍女一字排开，把寨门挡得严严实实。

芦笙队载歌载舞。

刘洁女神般地走来。

围观者惊叹地望着刘洁。

芦笙手居然忘记了吹奏。

学生们啧啧有声：

小青：“真好看。”

倍柳：“像电影明星。”

村组长：“哎哎……都怎么啦？”

芦笙手清醒过来，寨门口又热闹起来。

刘洁披着一头花炮屑走向寨门。

拦门侍女唱起拦门歌，却没有一人让路。

刘洁虽然知道这是一种欢迎仪式，却不知道如何应酬。

她小声问张贵：“这……？”

张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拦门礼。”

“吆吆……”众人一片吆喝。

村组长示意山姑唱侗歌，山姑上前一步，亮出歌喉。

歌词大意是：

侗寨今日好光彩，

迎得天边贵客来，

家里没有好招待，

唱曲侗歌表心怀。

歌声如寨前一弯清水。

歌声刚落，四个侗女将四碗米酒举在张贵和刘洁面前。

村组长：“请喝吧，不喝这碗酒，你们是进不了寨门的。”

刘洁：“我实在不会喝酒。”

张贵：“我是刘老师的丈夫，我替她喝行不行？”

神宝：“不行！”

牛崽：“要替就四碗酒一齐喝下。”

众人：“对，四碗一齐喝下。”

刘洁：“张贵，你……”

张贵：“为了夫人，我愿一醉方休。”

众人：“喝！”

张贵连饮四碗，一腔豪气，把碗亮了个底朝天：“刘老师来到贵寨，以后还请父老乡亲们多多照顾。”

刘洁：“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

众人几声吆喝。

三响铁炮冲天。

拦门的侗女闪在一旁。

芦笙队迎刘洁和张贵进寨门。

欢闹声渐渐隐去，好像刚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寨门空空。

只有消磨时光的小河陪伴着它，亲吻着它的倒影。

刘洁房中

张贵醉倒在床上。

刘洁轻轻脱下张贵的皮鞋，用力将他的身子移正，盖好被

子,然后拧了一把湿帕为张贵擦了擦脸。

张贵醉如烂泥,对这一切毫无所知。

刘洁有话无处说,感到有些孤独,她打开箱子取出一个镜框,镜框里镶着她和丈夫、父亲的合影,

突然,两只打架的小老鼠从楼缝里掉下来,正好落在刘洁身上。

刘洁吓得惊叫一声,镜框从手中滑落,摔碎在地板上。

两只老鼠迅速逃走。

刘洁奔到丈夫身旁,以求慰藉,可一看见丈夫的醉态,张开的口又合上了,她苦涩地摇了摇头,默默地从碎玻璃片中拾起照片收藏好,然后走了出去。

鼓楼

这是侗文化的艺术体现,雕梁画栋虽已被风雨剥去了颜色,仍不失艺术的光彩。

刘洁被鼓楼吸引,缓缓走来,并用手指数着楼层。

鼓楼的门额上贴着一张新写的校牌:“鼓楼小学”,黄纸黑字,非常显眼。

刘洁没想到这就是学校,目光中更添惊奇,她迫不及待地走进鼓楼。

鼓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几束亮光从破落的壁缝中射进来,无数尘粒在亮光中飞扬。

缺脚断手的不同式样的课桌杂乱堆放。

坑坑洼洼的地面被垃圾覆盖。

大大小小的蜘蛛在各自的地盘上编织着美梦。

只有角落里透出一片红色,那是一面被人遗忘的侗鼓。

刘洁呆了,对眼前的景象难以置信。

一只眼睛从壁缝中露出。

又一只眼睛从壁缝中露出。

窥视着的原来是倍柳、石林、神宝、牛崽他们。

路生和其他几位同学也都赶来了,一个个撅着屁股,把眼睛贴近壁缝,观察新来的老师。

刘洁从杂乱的课桌间穿过,站上讲台,她摸摸灰蒙蒙的黑板,返身凝望着破烂的教室。

一排撅着的小屁股。

一溜窥视的小眼睛。

刘老师在思考着,破烂的教室与鼓楼,风雨桥、寨门、凉亭、河边坚固的小码头在眼前交替闪现,这些漂亮的建筑好像被教室里的尘埃所污染,变得灰蒙一片……

刘洁心情沉重地走下讲台。

孩子们在外面小声议论着。

石林:“完了,新老师不高兴了。”

倍柳:“新老师好漂亮的,要是不走就好啦!”

路生:“条件这么差,新老师肯定会走的。”

牛崽:“要走早走,不上课可以痛痛快快地玩。”

神宝:“就是嘛!”

倍柳:“你们就知道玩,你们能玩一辈子吗?”

牛崽:“不知道。”

石林:“嘘——大家快看。”

孩子们又分散开来,继续贴着壁缝窥视。

刘老师正在察看每一张课桌,突然她发现了一只只从壁缝中窥视的眼睛,惊奇地走了过去。

孩子们慌乱地缩回头,回避老师的目光。

刘洁快步走出鼓楼。

孩子们见老师出来了，不好意思地你推我搡地往后退缩。
有的胆小的孩子跑得远远的，然后停下来观望。

刘洁走到孩子们面前：“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来的老师？”

倍柳：“不是。”

石林：“我们天天都盼望着新老师到我们侗家来。怎么会不欢迎呢？”

刘洁：“既然欢迎我来，为什么躲躲藏藏？”

神宝：“看见新老师不好意思嘛！”

刘洁笑了，孩子们也笑了。

刘洁：“你们都是鼓楼小学的学生吗？”

“是的。”石林替同学们回答道。

刘洁：“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倍柳。”

“我叫石林。”

“我叫牛崽。”

“我叫神宝。”

“我叫路生。”

……

孩子们纷纷向老师告知自己的名字。

刘洁也向孩子们告知着自己的名字：“我姓刘，叫刘洁。”

倍柳：“刘老师，你也要走吗？”

刘洁：“走？上哪儿”

石林：“我们这里的条件太差，好多老师来了又走了。”

刘洁：“我刚来，还不会考虑走的问题，刚才我已经察看了我们的教室，条件比我想象的还差……”